

小說月報叢刊第二十三種

瑞典詩人赫滕斯頓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Vernher Von Heidenstam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

此 有 作 翻 必
 書 著 權 印 究

（小說月報叢刊）瑞典詩人赫騰斯頓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瑞典詩人赫滕斯頓

沈澤民譯

1924



像 頓 斯 滕 赫

目次

瑞典現代大詩人赫騰斯頓	(一)
沒有恆心的人	(二)
記事二則	(二五)
無名與不朽	(三四)
孤寂時的思想	(四二)
一個男子的臨終語	(四九)
睡着的姊姊	(五〇)
最難行的路	(五五)
孤獨地在湖邊	(五六)
月光	(五九)
我的生命	(六〇)
翻船遇難的人	(六二)
在火的圍繞中禱告	(六三)
珍寶	(六四)

瑞典現代大詩人赫滕斯頓

瑞典土地和人民的聲呵，

赫滕斯頓！

再把人們喚醒呵，

赫滕斯頓！

歌詠她那過去的繁榮，

那久遠而湮沒的光耀呵，

赫滕斯頓！赫滕斯頓！

歌詠她那幽黯而深窈的森林呵，

瑞典現代大詩人赫滕斯頓

瑞典詩人赫滕斯頓

赫滕斯頓！

歌詠她那長久的銀白冬季的睡眠呵，

赫滕斯頓！

然後用預言的舌頭歌詠那

一切她春日的蓬勃暢達呵，

赫滕斯頓！赫滕斯頓！

歌詠那剛勇而自由的北地呵，

赫滕斯頓！

歌詠那該有的奇聞異蹟呵，

赫滕斯頓！

歌詠出瑞典邦的心和意，

而且感動一切人類的心呵，

赫騰斯頓，赫騰斯頓！

——右譯 Stork 的 赫騰斯頓歌——

一 他的生涯

讀了上面這詩的人，大概總知道赫騰斯頓 (Vernher von Heidenstam) 是瑞典鄉土詩人，愛國詩人了。能不錯的，赫先生實在是一個真正的瑞典人。要說明這一點，我們不能不先看一看他的故鄉。

低山起伏，湖沼縱橫，地威登森林莊嚴地應風而唱，嗚咽的悲曲，這不是瑞典南方的那爾克鄉麼？這是歐洲有最早而綿延不絕的文化的諸處中的一處。這地

居民的宗譜，是可以翻到千年以上而找不出一些外來的遺跡的，我們這個詩人的現在的住宅，便坐落在那個地方。

他是一八五九年七月六日生長在這個地方的，少年時代因養病而到南方，住了八九年；飄流一遭之後再返住到這故土來，也已經有三十多年了。

像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他是很害羞的，可是讀起書來真利害得很。書中最愛讀的尤其是詩和戰爭小說。於是他本國的大詩人，如都伯留士（Topelius）泰衣納（Tegnér）和羅納褒格（Runeberg）等，都成了他所崇拜的人物了。在學校的課程裏，他所最喜歡的功課是拉丁文和地理。十六歲的時候，他忽然生了病，醫生說，按症狀有肺病的嫌疑，勸他home裏送他到南方去調養。這便是他感受了自然風景的色彩之美，而想要做個畫家的由來了。

他在養病期中，遨遊於意大利、希臘和近東各處，一面既感受了南方的強烈

的光和色的情調，一面又很受土耳其文明的感染。回家的次數是很少的，有一次歸家時，他結了婚。

他本來是瑞典的貴族，生活的供給不成問題。但他却總覺得徒然生息於優養的生活中間，不過是接觸着事物的表面罷了，那種浮淺的生活是決不能滿足他這藝術的生命與在內部膨脹着的心的；因此他要求做一個畫家。不料這願望竟達了他貴族家庭的意志了，他們不許他。他自己到巴黎去，就學於休羅茂（H. Moreau）的門下。

這個舉動使他的家庭和他疎遠。異鄉的青年遊子，雖然很想着家鄉，但因此而不得不繼續着被流放者的生活了。沮喪之餘，他竟隱居在瑞士的布魯奈格堡，與世隔絕起來。他所見的人只有他妻子一個；而偶然一相見的友人便是他的同國的文人斯特林堡。可是在這種煩悶陰鬱的環境中，他的真才竟漸漸見着光明。

了。赫騰斯頓寫了許多詩劇和詩意的草稿。他把巴黎、意大利、東方的暖氣和色彩，都在這些詩裏面再現出來。一八八七年他父親的死，把他召回家鄉，一八八八年他用朝山進香與多年的飄蕩這題目發表了他歷年的詩的創作，以此宣告他的流放生涯的終結，和他的詩人生涯的開始。

此後便是他的三十餘年的故鄉生活了。他的創作，也是因這生活的改變而轉入一個新時代的；假如他的第一期詩的作品是那部朝山進香與多年的飄蕩，那麼他的第二期著作便是一八九五年所發表的詩集，第三期著作是一九一五年所發表的新詩。

二 他的思想

在理會赫騰斯頓的思想以前，我很想先介紹一下他的相貌，在介紹他的相

貌以前我又想介紹他兩首詩給我的讀者。以我淺薄的意見看來，少年時的赫騰斯頓的人生觀是再沒有比他自己的散文詩『記事二則』更說明得好了。他以為暴殄人生的快樂是最大的罪惡，唐香（Don Juan）的輕浮，哈生（Sheik Rifat Hossan）的傾家蕩產以營四十年的縱慾生活，以及牟却爾（Muedail）的煙、酒、婦人三者相連的豬的生活，雖然卑下不足道，也比那驕傲的咒罵人生快樂的老人提奧干納司（Diogenes）好些。他是與其奉拜「輕蔑人生」的神，寧願做一個依戀人生的惡魔派的；但是他究竟不墮落到惡魔派，那是由於他自律能力的堅強，和對待人生的態度的莊嚴的緣故。由少而壯而老，他的毅力漸漸增加，思想也漸漸沉靜而深刻了。這里我又可以介紹一首詩給讀者，便是他的晚年作品『新詩』集中的短什我的生命。在這首詩中，我們看見一個已經飽經人生現實的鐵漢在喊着：『呵！你廣闊的世界！看最大的悲哀如同一片浮雲的過影呵。我默着走向我

的墳墓！

由這種氣魄，我們該可以想像而得一個赫騰斯頓的影像了：（但是我的讀者諸君，對不起！我實在不曾看見赫騰斯頓，不連一個相片都不曾！所以現在我只能引 Stork 的話說）

『他身高六尺以上，結構堅實，英氣逼人。不以名譽動心，他是最不會被成功所誤的。寬責人而嚴律己，他是一切後起之秀的掖誘者呢。』

談赫騰斯頓的批評家，都把愛國詩人稱呼他，我看，或者就在這樣的人格上，他愛他的國而亦轉爲他的國人所愛罷。我讀他『新詩』集中瑞典和同胞等詩，那算是愛國的詩罷？他說：『瑞典母親，做我們的努力之方，休息之地罷，您爲我們兒子們在內營着他們巢窟的土地呵！』便是這樣了，但是誇張侵略之功的話，却一句也找不到。這一點，恐怕是他和拜輪的分界線了，一個是十八世紀的帶有封建

遺風的愛國詩人，一個却是現代的，正當那舊式的侵略愛國主義的罪惡已被現代帝國主義放到極大極顯的時期。

孕育愛戀鄉土的感情於赫滕斯頓腦中的，固然可說是那三十年的家居生活，但也不能忘記他少年時養病南方的多年的離鄉生活。在這兒我們還可以認出一點和他一生天才的範型最有影響的事，這便是那南國的自然風景的色彩的美。他由這色彩的美的感動而想做一個畫家，其實他將來的成爲視覺的詩人的萌芽，已經隱隱在此時埋藏着了。此後他寫的詩，直至他晚年，總離不了這色彩，例如在無名與不朽一詩中，他寫：

『這樣黃昏就來了。

一葉孤舟駛出海口，

帆片低垂，

一面 *Vexilos* 旗插在她的船頭。

她輕輕地追着夕陽遠向西去，

沉落在那鏡樣明的海裏。」

那是畫呢是詩？那是詩而兼畫啊！但是雖長於色，他可拙於音了。有人說：赫滕斯頓是和拜輪有些相像，同有一個不良於聽音的耳朵的。又他的詩的形式也欠整齊，行的長短和詩章的排列，常常隨意伸縮湊合。然而因為赫滕斯頓的思想轉變得很快，這種——法蘭西人所謂——「自由詩」的體裁，剛剛適宜。我可以引 Röök 氏的一句語來說：『在這里（指朝山進香與多年的飄蕩一書）我們得着一個畫家所作的詩，色彩極強烈，創造力極豐富，而且極其新鮮，極其活躍。在他這種大膽而有時忽略的形式中，院派（*Academie*）的氣味是一點也沒有；一切全是所見的、所覺的、所經驗的東西，而且觀照又銳利，想像又敏活。』這是說他最

早期的作品的話，不過『院派的氣味是一點也沒有的』這句話，却概括盡了赫滕斯頓的詩的全體了。

關於他的社會思想，我現在就想把他那篇『塔上歌人』所給我的感想說一下。

夫妻兩個歌人次第而歌。先是那個波爾雪維克的丈夫振鈴作歌，他說出勞働階級的怨憤，說出他的剷除富人的理想。於是挨着輪着他的妻作歌了。她可只看見一個將來的兄弟世界，她不願見『野蠻的武裝的男人』，不願見『城市着火而焚燒』，因為那是『以暴易暴』。在她的理想中，到將來

『不給富人來享樂，却是爲貧人留着；

工作和快樂，我們一齊享得着。』

的理想世界應該是有，富人要加入，是須要先毀去他們身上的華麗裝飾

和家中的財產，但是流血的改革却斷斷不可行。

赫騰斯頓雖然不會加以偏重的意見，但是他的在積極方面注重精神的友愛運動，在消極方面主張忍受目前以博和平，他的希望世界上忽有一個最大的奇蹟出現，却是顯然的。趨向於理想的善，是進化的一個原動力；而詩人的脾氣，大半是傾向於理想的。赫騰斯頓抑下了憤激的、男性的、過激的歌人底喊聲，而使那溫柔的、大膽的、愛世主義的女性歌人從高處叫出未來世界的同胞精神，固然是向理想的善猛進的努力，却也難免希望於「不可能者」之誚。雖然，作者的樂觀主義已經是看得出來了。

至於作者在藝術上所屬的派別是那一種呢？這一層我看Stark所論的一段話極好，就把他介紹在下面罷：『我在別處曾稱過他是一個想像的寫實主義者（Imaginative Realist）但是不論稱他寫實主義的那一種，赫騰斯頓是說不